

者們的一顆讀書的心再談。

我這樣說，或許也會踩着了夏先生的腳？（李子俊）

屬於我們自己的入門書

讀王夢鷗的「文學概論」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再版，帕米爾書店印行

對於一位熱愛文學的青年，要是想找一本文學概論一類的入門書籍，一探文學之堂奧，恐怕不太容易找到很合適的書本。坊間，像「文學概論」這類書籍，爲數不能算少，可惜大半是翻譯歐美及日本的版本，有些甚至還是卅年代前後的舊譯新版。而在內容方面，也幾乎全是以歐美的文學作品舉例引證，其中有許多在國內尚無譯本可讀，即使有了譯本，隔了深厚的文化背景，接受的時候，也是生吞活剝，很難與我們心神契合。

在這種情況下，王夢鷗的「文學概論」，就有了他的特殊價值和意義，它成爲目前國內少數適於本國

讀者進一步研探文學的入門著作之一。

這一本書深具特色。它是以「現代」的觀點著述的。作者顯然有着很大的野心，企圖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把我國以往一些即興式的文學見解，以他個人的學養，有系統地依據西方的治學方式，與西方的理論揉合起來，對「文學」作一番綜合的考察。作者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所收穫的成果，是相當豐碩的。

作者非常重視民族性反映在文學上的重要性。這一觀念，他在序言裏，曾特別強調：「我們的原則已認文學爲語言的藝術，而被凝固爲藝術品的那語言，是決定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條件之下。……鄉土的風味，鄉土的聲音，常被文學家們利用來充實藝術品的親切感；同樣，也是文評家們常引以爲最適當的批評對象。我們認爲這是有理由的。」因此，書中隨處引用本國文學作品印證，同時摻和了西方的觀點互相發明，使讀者在認識的層次上，易有較深入的領會。

書中，作者把許多具有相當份量的資料從正文裏抽出來（這和某些專家在正文裏大量引證薈雜的資料來表示自己的博學完全不同），列在小註裏作爲參考資料，一則使正文變得精煉純淨，一則也使小註的內

容成爲不可缺少的部份。

全書一共分爲二十三章。從詮釋文學的定義開始，再論述文學與語言之關係，語言之美和其極限；韻律的形式、樣式、可變性和限制；意象和其傳達的層次、及表達的方式；敘事的本質、文體；動作、情節構造、批評、目標與尺度、純粹性、境界等等。

展讀全書，觀念清晰，結構嚴謹，文字乾淨俐落，絕無蕪雜、籠統之感。今日文壇作家，從此書受益的人，不在少數，有志於文學的讀者，請不妨一閱全貌。（洪國雄）

戀佛洛伊德情結

看「愛與文學」，莫達爾著·鄭秋水譯

民國六十四年二月，遠景出版社印行

就像自以爲是的「理性」，在十九世紀成爲當時百病的萬靈丹一樣，佛洛伊德創始的「心理分析」，似乎也成了今天二十世紀的萬靈丹，彷彿任何人類的根本難題，只要丟進一顆「佛洛伊德丸」，便可霍然

解決，沒有例外。

值此「佛洛伊德風」正熾之際，我想提出幾個問題，或許不免遭人惡罵，然而問題還是要提的。因爲絕大多數的讀者，已被佛洛伊德弄得昏頭轉腦，本末倒置。心理分析或許有助於我們部份的生活，但是像莫達爾這樣地「分析」作家與作品，却是絕對荒唐的。因爲：心理分析果真能幫助我們對作品「深入的瞭解」？鑽研作家創作某篇作品的（潛意識）動機，果真有助於作品本身的「欣賞」？

創作最根本的意義，應該在於作者具體表現了他對這個世界、這個生命的「反應」；而讀者親炙一部作品（不論它是以何種媒介表達或傳播），其最大的收穫（換句話說，讀書或其他藝術之欣賞最大的意義）在於主觀的感受之餘，意識到這作品使自己產生了什麼樣的「反應」。請問，到底這個重要呢？還是我們因由一本「愛與文學」這類的書，告訴我們一個結論：一部文學作品「是作家因過去一生的壓抑而得到靈感寫成的」，因而自以爲「瞭解」這個重要呢？這裏，我特別使用「告訴」兩字，實在是深切感到讀者羣所反映出來的一個令人憂懼的現象。很多人常常惶